

萬有文庫

第二集七百種

王雲五主編

馬來羣島科學考察記

(五)

窩雷斯著
呂金錄譯

商務印書館發行

馬來羣島科學考察記

(五)

高雷斯
呂金錄

漢譯世界名著

第六編 巴布亞羣島

第一章 由馬加撒往阿盧羣島的途中（一八五六年十二月）

馬加撒於十二月初，雨季到臨。差不多近三個月來，我每日看見太陽升出棕櫚叢林之上，直達天頂，隨後落入大海，恰似火球一般，在他的行程中無片刻模糊；但到現在，暗鉛色的浮雲罩滿天空，太陽似乎永永不能露面。從前太陽升起以後，總有燥暖揚塵的大風從東方一陣陣的吹來，現在卻變成無定向的狂風和大雨，往往連續到三日三夜；從前旱季中城外四周所有整片焦枯坼裂的稻禾餘蘖都已氾濫着洪水，必須乘坐小舟或借助田岸上的曲徑，方可通行。

這時候，南西里伯大約有五個月的這種天氣，所以我決意在這時期另覓他處氣候較好的採集地，等到下一次旱季再往南西里伯結束我的探檢。可幸我自己剛在馬加撒這個土人貿易的大市場中，無論婆羅洲的藤，佛羅勒斯和的摩爾的檀香和蜂蠟，喀盆塔利灣（Gulf of Carpentaria）的海參，部魯的加耶布的油（cajuputi-oil），新基尼的野豆蔻和「馬綏樹皮」（mussoi-bark），以

及四周各地主要出產的米和咖啡，都在中國人和部季斯人的商店中可以買來。但是和阿盧羣島的貿易，比較上述各地還要重要，這羣島是新基尼西南岸附近的一組島嶼，所有一切出產差不多都由土人的船隻運到馬加撒來。那一組島嶼絕無歐人經商的蹤跡，只住着黑膚蓬髮的野蠻人，但對於最文明的民族也有若干奢侈品的貢獻。珍珠、珍珠母，與玳瑁殼則輸入歐洲，燕窩與海參則運往中國，以供肴饌。

馬加撒與阿盧羣島通商已久，當初林尼阿（*Linnaeus*）所知的兩種風鳥也從阿盧而來。由於季候風的關係，土人的船隻每年只能航行一次。這些船隻，在十二月或一月中，正當西季候風開始時，從馬加撒出發，等到七月或八月中，正當東季候風旺盛時回來。前往阿盧羣島的航行，即在馬加撒人也看做奇異的旅行。到過阿盧羣島的人們，彷彿被大家看做特出的人物；有許多人一生抱着雄心，終究不能如願。我自己從前也只希望向這東方的『極邊』（*Ultima Thule*）去走一遭；現在卻只消我敢坐一隻部季斯人的普牢船去飄一千哩的海，敢在無理的商人和凶險的蠻人中間去度六七個月的光陰，就可以當真去走一遭，我這時候的感覺，簡直和從前做着小學生時，第

一次可以乘坐驛車，前往那兒童心目中以爲希奇古怪的倫敦去一般。

有幾位好友給我介紹於一隻大普牢船的船主，這隻普牢船在幾日內就要出發了。船主是一個爪哇的歐亞雜種人，靈敏溫和，舉止大方，娶有少年美貌的荷蘭女子爲妻，他這一次航行把她留在家中。我和他談及船資的時候，他始終不肯指定數目，叫我在回家時隨意償付。他說：『那時候不論你給我一圓或者一百圓，我都會滿意，決不會向你多索。』

我留在馬加撒的其餘幾日，完全忙着收拾行裝，覓僱傭人，並預備其他一切，以供前往野蠻地方七個月的需要。我們在十二月十三日黎明上船，適值大雨下降。揚帆出發以後，風雨交加。船舵迷途，風帆受損，等到夜間，依舊回到馬加撒港口。由是阻滯四日，因爲每日下雨不停，那些大席帆不能乾燥，不能修補。這幾日，我留在船上很是納悶，但是雨點間有停止的時候，就使我熟識了這隻外地船，我且先把牠的幾種特點敘述一番。

這是一隻七十噸光景的船，形式上和中國船有些相似。甲板向船頭傾斜而下，所以船頭是船上最低的部分。兩把大舵並不設在船尾，卻掛在兩舷後部的橫梁上，橫梁兩頭突出舷外各有二三

呎，船腹兩側的甲板也突出舷外二三呎。這兩把舵並不用鉸鏈裝置，卻用藤索懸掛，這藤索的摩阻使舵不致移動，而操舵大約也很輕便。舵柄不在甲板上，卻從兩個方孔穿入三呎光景高的下甲板上，那裏坐着兩個舵手。船的後部有一個低低的梢樓，大約只有三呎半高，就是船長的艙房，內有箱篋、席子和枕頭。在梢樓和主桅之前，有一座小篷屋蓋在甲板上，屋脊大約有四呎高；其中有一部分，隔成一間六呎半長、五呎半闊的艙房，完全爲我所有，舒適的情形真是在海上旅行得未曾有。這一間艙房，從船篷一側的小滑動門走入，其他一側則有一個很小的檻窗。地板以竹條鋪成，很有彈性，高出甲板六吋，所以全無溼氣。地板上攤着精緻的藤席，原是馬加撒著名的工藝品；我的鎗袋、昆蟲箱、衣服、和書籍，靠在一邊板壁排列着；我的褥子攤在中央；我的酒瓶、燈，以及航程上所需的小宗奢侈品，靠近門口；我的鎗械和獵刀，都很適宜地從船篷懸掛下來。我在這間舒適的小艙度這可惱的四日，倒很愉快，如果住在那頭等輪船上華麗而不舒適的大艙中，就沒有這樣愉快了。再則船上一切東西，比較上又是何等有趣呀！——沒有油漆，黑油，或新的繩索，（都是使人作嘔的最壞的氣味！）也沒有脂膏，或油，或假漆；只有竹，藤，與椰子皮的纖維製成的繩索，及棕櫚篷；只有純潔的植

物纖維，卽有氣味也很可愛，並可使人想像森林中蒼翠閑靜的景色。

船上有兩個奇異的桅，都是一種可移動的大三角形東西。這種三角桅並無普通船隻所有的帆柱，至於普通所有的護桅索和後支索，則用堅固的木材來充當。我的房艙以上，有若干橫梁附着在這兩個三角桅上，這些橫梁上面放着一宗帆杠的用具，大半用竹製成。主桅的帆杠差不多有一百呎長，以許多塊木料和竹竿用藤縛成。這帆杠所載的風帆爲長方形，且從中心掛出，所以短的一頭拉到甲板上時，長的一頭卽可高懸空中，桅身雖低也不打緊。前桅的風帆形狀相同，只是小些。這兩個風帆都用席料製成；此外還有兩個船頭上的三角帆，一個船尾上棉布做的縱帆。

水手共有三十名左右，都是馬加撒或附近沿岸及島嶼的土人。他們大半都是青年，短身闊臉，和顏悅色。做事的時候，大都只穿一條袴子，頭上纏起一條手巾，但在晚間，卻加上一件薄布的短衣。年紀大些的四名就是『朱魯穆狄』（*“jurmudis”*）——卽舵手，——蹲坐在上面所說的那下甲板，掌上掌舵，每次兩名，六小時對調一次。再有一個老年的就是『朱刺干』（*“juragan”*），——卽船長，——但實際上我們應該叫他做大副；他佔有甲板上小篷屋的其餘一半。此外還有十來個體面

的男人——中國人或部季斯人——船主慣叫他們做『自家人』(“his own people”)。他很優待他們，和他們一處喫飯，對他們說話也很客氣；但他們大半都是一種債奴，由警官拘管他們替他做工若干年，定下名目上的工資，用以清償債務。這是荷蘭人在這些地方所設施的一種制度，成績似乎很好。商人很受這種制度的恩惠，因為他們如果不能將貨物信託於經理人和小商販——這些人往往將貨銀浪費於狂嫖濫賭之中——則在這些人口稀少的地方簡直要束手無策了。這地方的下級人民幾乎都是終身負債。商人一次一次的將貨物信託他們，直到後來貨款欠得很多了，再把他們帶到法庭去，乃由他們的服役攤償他的貨款。這些債務人似乎並不以此爲可羞，反而以爲從此脫卸債務的責任，從此可在有名的富商底下叨些光榮。他們可以做着一點小買賣，並且雙方相處之間似乎很是和睦。這種制度似乎比我們採用的制度要高明些，因為我們把債務人關在牢獄當中，實際上就是禁阻他的覓錢償債。

我自己的傭人計有三個。我從前在婆羅洲僱來的馬來童子阿理是我手下的領袖。他在我身旁已有一年，不論何事都能做得，並且很是小心可靠。他喜歡持鎗射擊，確是一個好手，我又教他剝

製得很好的鳥皮。第二個就是馬加撒童子，名叫巴德綸（Baderoon），也很能幹，可惜太喜歡賭博。他造起謊話，說要替母親買座房屋，替自己買些衣服，約在我們出發的一星期前，向我支去四個月的工資，竟在一二天內輸個精光。他到船上來既無衣服，又無葷醬、烟葉，或鹹魚，這一切必需品都得由我差着阿理替他買來。我猜測這兩個童子大約都有十六歲。第三個年紀更輕，是個伶俐的小棍徒，名叫巴索（Baso），在我身旁已有一二個月，烹飪一項已經學得很好。將來廚子和管家的重要職務都要由他充當，因為我不能僱得長期的男人帶到這種危險的遠地去；要僱這種傭人，幾乎像是要請一個掌廚前往巴塔哥尼亞（Patagonia）一般。

我在船上第五日（十二月十五日），霪雨方纔停止，我們預備最後一次的開船，風帆一一曬乾捲好，小舟不斷的來來去去，航程上所需的糧食，水果，蔬菜，魚鯊，以及欄棕糖，一一送上船來。這日下午，有兩個婦人上船，來了大批送行的親戚朋友，在臨別時互相摩鼻（馬來人的接吻禮），並且流淚。以上種種都是明日開船的記號；挨到夜間三時，船主上船，立刻動手起錨，四時果然開船了。剛剛駛到其他普牢船都已看不見影子的時候，那位老年的「朱刺干」念起禱告，大家圍他身旁嚷着

『阿拉易爾阿拉』(“allah il allah”)一面鳴鑼幾下，彼此祝賀『薩拉馬特查蘭』(“Salamat jalan”) (原註：卽一路平安)而散。天氣微微有風，海面很是平穩，晨光清朗，真是我們航行千哩之遙的阿盧羣島的一種順利的開端。

微風連續一日，風向時有變化，旁晚風靜以後，陸地的微風又起。這時我們正駛經西里伯某部分極南的『塔那卡啟』島 (island of “Tanakaki” 原註：卽「地脚」) 這地方有些危險的岩石，我靠在船舷站着，偶然向船外吐痰；有一個水手立即請我暫時不要吐在船外，寧可吐在甲板上，因為他們對這地方很是害怕。他看我不很明瞭他的意思，又再申說一番，我看他這樣認真，對他說道：『這也很好，我想此地總有「罕圖」(“hantus” 原註：卽妖怪) 吧？』他說：『是呀，牠們厭惡船上拋出任何東西；有許多普牢船都因此覆沒。』我當卽答應他此後留心不向船外吐痰。在日落時，船上這班回教徒齊聲念起禱告，使我想像到天主教各地悅耳而感人的「福哉馬利亞」(Ave Maria)。

十二月二十日——日出時，我們駛到蓬替尼山 (Bontyne Mountain) 的對面，據說這是西

里伯一座最高的山。當日下午我們經過薩來厄海峽 (Salayer Straits) 稍有暴風只得收下大桅風帆和帆杠。入夜以後，遇着好西風，每小時可航五浬 (knots) 光景，真是快極了。

二十一日——巨浪從西南方洶涌而來，船身震蕩極其利害，我們最不舒服。但風向穩定，前進很快。

二十二日——海浪已平。我們挨過部通 (Boutong)——一個大島，高聳多林，人烟稠密，是我們若干水手的故鄉。有一隻從巴里駛回哥蘭的小普牢船，在此追及我們。那隻船的「那科達」 (Nakoda) 原註即船長，和我們的船主是相識的。他們已經遠航兩年，船上滿載着人，內有若干黑膚的巴布亞人。下午六時，我們挨過汪季汪季 (Wangiwangi)，地面低窪而不平坦，上有居民，歸部通管轄。至此我們確已進入摩鹿加海 (Molucca Sea)。入夜以後，俯瞰我們的雙舵倒是一種奇觀，那有燐光的渦流從雙舵衝出，點綴着旋舞的火星，像是良好顯微鏡中所見大簇參差的雲狀星，時時變形，時時起舞。(這種比擬，比較無論何物都來得近似。)

二十三日——紅日上升，美麗奪目；昨夜所經的島嶼還在我們背後，可以分明看見。那隻哥蘭

的普牢船，在我們以南大約一哩。他們沒有羅盤，但在夜間並未走錯航路。我們的船主告訴我，他們先在日落時留心海浪的方向，再在夜間循着海浪航行。在這些海洋中，他們決不會有兩天以上（天氣晴朗時）看不見陸地。有時候，逆風或逆流固然要攆走他們，但他們不久即可遇着島嶼，爲船上的老水手所認識，可以另走新航路。我們在昨夜捕得一尾五呎光景長的鯊魚，今晨將牠烹煮起來。下午又得一尾，替我烤成一點魚肉，堅實乾燥，但很甘美。旁晚時太陽落於濃雲之中，入夜以後濃雲更呈可怕的黑色。照慣例說，在大風或大雨將至時，我們的大帆一律捲起，帆杠收到甲板上，只有前桅的正方形小帆掛着不動。在天氣不好的時候，那大席帆最難擺佈。帆杠有七十呎長，當然又是很重；而捲帆的方法只能從底下的帆杠捲上去，如果一被暴風吹起，真是危險得很。我們的船員雖則人數很多，——即使這隻七十噸的船換做七百噸，也很充足，——卻都懶散得很，每次做事的人罕在一打以上。但在緊要的關頭，大家卻能欣然一同站起做事，不過各人自由宣布意見，發號施令的口氣總有六七八人歷歷可聞，他們在這喧擾之下能將事情做好，似乎也就可怪了。

我們船上的五十個人有好幾種民族和語言，又有半野蠻的模樣，並且沒有幾個感覺到道德

或教育的約束；所以照這一層設想起來，我們大家相處的情形真可說是好極了。我們並無鬭毆或爭論——這在同數同樣的歐洲人中間一定難免——又無怨聲或憤氣。在天氣良好的時候，他們大半不聲不響的各自尋樂，——有的睡在帆影底下；有的分成三四人的一組一組，自在談天或嚼蒟醬；有的做着庖刀的新柄，有的縫着一條新袴或一件襯衫，大家閑靜溫良，正和秩序很好的英國商船上一般。每次有二三人輪流看守船頭，並留心大帆的轉帆索和升降索；二個舵手常在下面舵艙上；船長，即「朱刺干」，主持航路，一半靠着羅盤，一半靠着風向；還有二三個在梢樓上注意風帆的修整，並依水時計報告鐘點。這種水時計很是巧妙，不論天氣好壞，都可用以計算準確的時間。這只是一隻盛水半桶的水桶，再用一個刮好的椰子殼放入水中，剛有半個浮出水面。這椰子殼的底面上有一個很小的孔，所以放入水桶浮着的時候，即有細絲一般的水注入椰子殼裏面去。這種注入的水逐漸灌滿椰子殼；那小孔的大小，和椰子殼的容量有一定的配置，務使椰子殼剛在一小時末尾猝然下沈。於是看守人即從日出時起算，報告小時的數目，一面再將空椰子殼放入浮着。這是一種很好的時計。我用自己的錶來測驗牠，知道牠在各小時之間簡直不致相差一分鐘，並且

椰子殼卽有移動，也不妨事，因爲水桶的水當然是保持平衡的。這種時計對於粗魯的民族最是便利，因爲易懂易看，並且最後沈下的時候，水中微微起泡生波，又可喚起注意。若在港口上有遺失時，又可卽時添換。

我們的船長兼船主，倒是一個鎮靜和氣的人，和一切人相處似乎都很和睦。他在海上全不喝酒，只在上午下午與管貨人及助手們大喝咖啡，大喫糕餅。他受過一點教育，對於荷蘭文與馬來文能讀能寫。他使用一個羅盤，並備有一幅航海地圖。他往阿盧經商已有多多年，這些地方的歐人及土人都很知道他的名字。

二十四日——晴明少風。從馬加撒出發以來，這是第一次看不見陸地。午時風靜，而有陣雨，水手們洗滌衣服，午後船上就攤着許多色彩華麗的襯衫，袴子，和「薩龍」。我在本日發現了一件事，當初使我吃驚。舵艙兩側有兩個門孔，舵柄就從側舵穿過門孔，進入舵艙。這兩個門孔高出水面只有三四呎，海水可以自由進入船內。我當初以爲舵艙總和貨艙有間壁分開，那末一個門孔有水衝入，可以從別個門孔衝出，除了舵手弄溼以外，不致再有妨害。不料舵艙和貨艙完全相通，如果夜

間一有風潮，海水豈不要覆沒了我們嗎？試想一隻要飄遠海的船，竟有這樣兩個大孔，每一個有一碼正方，高出水面只有三呎，一直通入貨艙，並且不能關閉，該是何等危險！但是我們的船長卻說，一切普牢船都是如此；他雖則承認這種危險，爭奈『他不能設法變更，因為大家習慣如此；他又沒有他們那樣熟悉普牢船，如果他自行設法變更，水手就要無處覓僱了！』這一層無論如何總可以證明普牢船確是良好的海船，因為這位船長在最近的十年中都用普牢船航海，並且據說，他從不曾看見有許多水衝入闖事。

二十五日——這聖誕日破曉時，吹起暴風，下着大雨，雷電交加，一時波濤洶湧，我們的奇船顛簸跳蕩，很是不安。但到九時光景，天朗氣清，我們看見前面的部魯美島約在四五十哩以外，只見高山上纏着雲霧，看不見下面的陸地。午後天氣清明，風再轉到西方；這雖是確實的正西季候風，卻也不能確定，因為任何方面的無風或微風時，時在羅盤上現出來。船長在名目上雖是基督新教徒，似乎並無聖誕日是節日的觀念。我們的晚餐照常是米飯和咖喇醬，我只添一杯酒，藉伸慶祝之意。

二十六日——以前所見部魯的優美山景，已經近得多了。這班水手似乎是一批笨漢，走甲板

並不像英國水手們那樣靈動，卻蹣跚得和新進的水手一般。主帆的下杠已在夜間折斷，他們都在晨間修理這個帆杠。這帆杠用兩竹竿接成，把一株粗的一頭和別株的尖頭縛做一起，大約有七十呎長。這些普牢船，帆檣的佈置和歐洲船隻的截然相反。歐洲船隻的各種繩索和檣杠，雖要複雜得多，卻都安頓得不相牽涉。但在普牢船上就不同了：雖無護桅索和支桅索攙雜其中，而各種帆檣竟是互相牽連。大帆要轉換方向時，須先收下船頭的三角帆，並須降下縱帆的下杠，完全使其分離。還有一宗繩索，總是纏在一處，並且一切風帆（數目雖則不多）要張掛時，須有一部分帆面能受別些風帆的遮風。但是普牢船卻很風行，因為牠的買價和修理費都很便宜，各項修理幾乎都由水手們自理，各種歐洲製造的材料也是所需不多。

二十八日——我們看見班達這一組島嶼，首先出現的就是火山——一個完整的圓錐峯，很像埃及的金字塔。旁晚有煙繚繞於山頂，恰似一片靜止的雲。這是我初次看見的活火山的景緻，只因畫片看過很多，故在實地看見時，似乎並不奇特。

三十日——挨過提奧島（Teon）以及附近全組的島嶼。這一組島嶼，在航海地圖上描畫得很

不確切。飛魚很多；比大西洋的細小些，而動作卻活潑些，雅緻些。牠們掠過海面的時候，往往翻成側面，故能完全露出美鰭，飛得百來碼遠，出沒最是文雅。在稍遠的地方看來，牠們恰似飛燕一般，絕不會有人疑心牠們不是真飛，而僅是從最初躍起的高度斜降而下。晚間有一隻水鳥——一種鰹鳥（原註學名：Sula leber.）——棲在我們的牝雞欄上，被我手下一個童子捉來。

三十一日——拂曉時即已看見克厄羣島，我們在此將有幾日勾留。午時前後環繞北部的極端，打算傍岸航往拋錨所；但時而在島嶼的下風一邊，有不規則的暴風吹來，時而遠離牠的下風一邊，有強大的海流把我們逐回。這時候剛有兩隻小舟出現，滿載土人，我們的船主僱定他們來曳我們進港，並由我們自己的小舟相助，無奈不能前進一步。因此，我們只得在一處很危險的地方下錨，直到傍晚，纔把大索固着在水下的岩石上。我們所經的克厄海岸，極其秀麗。淺色的石灰岩從水邊陡拔而上，高到幾百呎，到處裂成尖峯，且受風雨的侵蝕，現出蜂巢形的表面，上有繁複茂盛的植物。超出海上的峭壁，呈現露兜樹與奇異的木狀百合科，雜以灌木及蔓藤；峭壁以上的斜坡則有濃密的林木。其中常有小灣及小入口，現出白晃晃的海岸。海水澄澈如玻璃，海底上岩石嶙峋的斜坡，陡